耧铃响处是乡愁

□梁国强

霜降，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。寒霜初临，气肃而凝，露化为霜，昼夜温差陡然拉大。白日暖阳融融，一早一晚却寒意袭人。巨大的温差，孕育出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诗意景致，造就层林染彩、菊绽柿熟、天朗气清的深秋盛景。

一个晴朗的周末，我走出城区，走进旷野，沉浸式领略秋日大地独有的风情。放眼原野，秋收已渐渐落幕，田野间大小农机往来奔忙，深耕、耙地、播种；农人们穿梭田间，或撒肥、或整畦等，一派热火朝天的三秋劳作画卷。道路旁枫叶丹红，成了秋天的标配；沟壑旁枸杞叶绿果红，恰似串串珍珠；地头边野菊花遍地盛放，金灿灿铺成大地锦缎。正沉醉秋光，一阵“咣当咣当”的耧铃声入耳，蓦然抬眼，竟见到久违的木耧耩麦，心中顿生惊喜。

不远处，两位农人正用古老木耧播种小麦。地块不大，一人在前牵驴，一人在后扶耧。耧铃叮当，驾、吁吆喝声起落，一看便知扶耧者是深耕土地的老把式。

望着眼前场景，儿时耳熟能详的农谚涌上心头：“寒露到霜降，种麦莫慌张”“霜降种麦，十种九得”“霜降到立冬，种麦不放松”。一句句农谚，是祖辈代代沉淀的农耕箴言、饱含土地的密码。然而，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。”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，这句中原大地流传千年的农谚正面临新的挑战。因此，农业专家提醒农民朋友，要时刻关注天气预报，适当调整播种时间，以免气温高了、麦苗过早旺长。

作为从乡土走出的70后，我对家乡“耩麦”的场景并不陌生。早年播种小麦，依靠的便是木耧。史料记载，西汉时期便已发明三腿木耧。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，木耧渐渐淡出田野，隐入岁月深处，可它的模样始终镌刻在记忆之中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正是靠着木耧播种，来年才有筋道的馒头、爽滑的麦面，滋养了一方百姓。

木耧的构造凝聚着先民巧思：三条前倾镂空耧腿，下端装配弯月形铁耧铧，用来开沟；耧腿上方安放盛麦种的耧斗，斗底留有缝隙，内设可活动的“小舌头”，调控下种量，老农依据土地肥瘦进行调节，让麦种均匀落入泥土。两侧长耧杆用以套牲口，农人紧握耧把，把控播种深浅。

父亲当年是耩麦好手，麦播时节，我常做他的帮手，家中十余亩麦田的播种，多由我们父子二人完成。清晨朝霞漫天，父亲便扛着耧，我牵着牛，一同走向田地。扎好耧、套好牛、装满麦种，调好耧斗的“小舌头”，播种便开始了。我在前牵牛，父亲在后扶耧，腰肢随步伐轻轻摆动，双臂稳持耧身，目光紧盯耧斗，神情专注虔诚，用心与土地对话。耧把上的铜铃叮咚作响，悠扬回荡在旷野之上。

父亲曾和我说，早年生产队两百多亩田地，全靠两三架三腿木耧播种。牲口紧缺时，乡亲们便用绳索拉耧；农时紧迫，有时还要趁着皎洁的月光耩地，与天争时。

旧时农人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终年辛劳。如今农业机械化飞速发展，播种机、收割机、喷灌设备一应俱全，新农人依靠科技种田，用机械播种，大幅节省了人力和时间，不少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外出务工，学到了新技术，创造了新价值。而那悠远的耧铃声，作为农耕文明的回响，依旧在我心底久久回荡。



▲书法 王长松 书

田野麦播耘希望

★李剑友

霜降麦播耧唱腔，铁牛田野步轻狂。
钢肢划显千条线，土壤埋伏一种粮。
根固壮苗光沐挺，节舒增蘖露泽昂。
施肥浇水喷农药，科管精操稔满仓。

霜降闲吟

★何玉浩

一朝霜降换秋容，暮看万山染赤枫。
西风瑟瑟鹰先觉，溪畔徐行漫步翁。

南归雁

★姚庆河

碧空阵阵展翅开，嘹唳声声地动哀。
塞北江南遥万里，霜天风冽几徘徊。

苏幕遮·红薯叶黄菜面条

★李春华

菊花开，黄叶坠。秋色漫漫，霜染疏枝醉。屋后山前寒芜翠。竹袋茅篮，撷得山歌味。

故乡云，游子泪。闲对冬窗，一碗家山味。纵厌海珍与山味。忆苦承甜，薪火相传递。

雨

★李民强

小时候我喜欢雨，尤其偏爱淅淅沥沥的小雨。它像轻柔的羽毛，轻轻抚过脸颊，那一丝清凉，那奇妙的痒意，总引得我忘情地在雨里奔跑。踩着湿润的泥土，轻摇矮树，随口哼起《小雨中的回忆》。那时的我眷恋小雨，眷恋积着水洼的小路，眷恋花瓣上一颗颗晶莹的雨滴……

如今我依旧爱雨，有时更爱奔涌而下的大雨。它直落千丈的气势，水雾升腾的雄姿，密集轰鸣的雨声，恰似军营整齐的步伐、嘹亮的战歌，又如战场之上弥漫的硝烟，以及鏖战告捷时热烈的欢腾。雷鸣震响，电光倏闪。它要荡尽浮尘，冲刷污浊，撕碎虚浮，揭露丑恶，还万物本来的底色。

雨的品格，何其可贵！它把长久积蓄的力量尽情释放，将生机注入厚重沃土，孕育新生，催开蓓蕾。每当雨点叩响窗棂，我的思绪便随之飞扬。哗哗雨声，如浩荡洪流奔涌咆哮。力量、信念、热忱、激情，都在这水的世界里接受洗礼；污浊、贪念、慵懒、消沉，尽数被无情涤荡。这雨留下清晰的印记，落在原野，落在街巷，也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……

「小刘」与「老刘」

★刘海军

清晨微风和煦，晨练结束，我踏着晨光漫步在小区楼道。迎面遇上同楼道早已退休的老张，一声亲切的“老刘，晨练了？”轻轻入耳，简简单单五个字，却瞬间拨动了心底的岁月琴弦，让我驻足沉思，感慨万千。

时光倏忽，岁月匆匆，几十年的光阴，竟在弹指一挥间悄然流逝。犹记初入职场的我，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，青涩懵懂，朝气蓬勃。那时的我，是身边人人随口称呼的“小刘”。年轻的脸庞满是朝气，眼眸里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对生活的万般热忱。那时总觉得时光漫长，未来遥遥无期，总以为衰老离自己无比遥远，“老刘”这样的称呼，是属于长辈的代名词，与年少的我毫无关联。

一路走来，风雨兼程，从青涩职场新人到沉稳从容的中年人，数十年的春秋更迭，磨平了年少的莽撞，沉淀了人生的阅历。我从未真切察觉岁月的流逝，也从未坦然接纳自己的年岁增长。平日里，我始终保持着鲜活热烈的心态，尤其有幸常年陪伴在孩子们身边，与他们嬉笑打闹。孩童的天真烂漫、纯粹鲜活，像一束暖阳，常年浸润着我的心境，让我始终心怀少年意气，忘却岁月沧桑。

身边的亲友偶尔谈及年岁，我也总是淡然一笑。我从不觉得自己已然老去，心态依旧鲜活，热爱生活、热爱烟火、热爱世间所有美好。哪怕青丝渐染霜色，哪怕眼角爬上细纹，我始终坚守着一颗年轻纯粹的心，带着少年的热忱对待生活、对待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、每一次遇见。也正因如此，数十年来，我从未有过暮年迟暮的沧桑感，始终活得轻松通透、阳光开朗。

可今早老张一句寻常的“老刘”，却无比真实地将我拉回现实。这声称呼朴实平淡，却藏着最真实的岁月痕迹，让我猛然惊醒：原来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小刘早已远去，岁月流转，我终究变成了曾经仰望的“老刘”。那一刻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有对匆匆时光的唏嘘，有对过往岁月的怀念，更有对人生更迭的释然。

但细细思量，年岁增长，从不是人生的遗憾，而是岁月赋予的馈赠。皮囊会随时光老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无人可逆，但心态永远可以自主掌控、永远年轻。年少的小刘，拥有的是青春的活力、无畏的勇气；如今的老刘，拥有的是岁月的沉淀、从容的通透。褪去了年少的青涩莽撞，多了历经世事的沉稳豁达，这份成长，亦是人生的圆满。

回望半生，何其有幸，生逢盛世，沐浴春风。感恩时代的馈赠，感恩国家的好政策，让我们这一代人不必历经颠沛流离，安享太平盛世。对比六七十年代的长辈们，他们饱经风霜、历经磨难，早早被生活磨去朝气、尽显沧桑。而如今的我们，即便步入暮年，依旧体魄康健、精神饱满，生活富足安稳，日子温暖顺遂，眉眼间依旧留存着生活的热忱与光彩。

岁月流转，身份更迭，从小刘到老刘，变的是年龄与容颜，不变的是热爱生活的初心，是向阳而生的心态。往后余生，我依旧要珍藏年少的赤诚，摒弃暮年的颓态，不负时光、不负盛世，以从容平和的心境接纳岁月，以阳光热烈的心态拥抱生活。

少年不惧岁月长，暮年依旧少年心。从此，坦然做从容豁达的老刘，永远心怀热忱，永远向阳而生，在平凡的烟火岁月里，安然欢喜，自在从容。

声明：本平台旨在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讴歌时代新风，传播社会正能量。融新闻性、知识性于一体，纯属公益，凡经本平台采用的稿件均无稿酬。敬请谅解！
值班总编：梁国强 本报地址：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：7065556 投递部电话：15639976822 法律顾问：陈鹏阁 电话：15037595699